

民間故事

合江魯藝文工團編

劉蘭插圖

東北書店印行

民間文學叢書之一

民間故事

合江魯藝文工團編
劉蘭插圖

『民間故事』小引

周立波

合江魯藝文工團的農民組講述的這些故事，是一些富有風趣，又有意義的故事，二十一篇中，有的反映了地主和農民中間的矛盾和鬭爭；有的暴露了剝削階級的虛偽和刻薄；而所有的篇章的共同特點是顯露了農民的智慧。農民，和其他的勞動人民一樣，被剝奪了文化的享受，從而又被一些知書識字的，能說會嘮的人們罵做『愚民』，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。現在來看看這些故事吧，這裡頭顯現的農民，不祇是富有生產的知識，在反剝削的鬭爭中，也是機智的。地主的毒招，他們最善於應付，地主的心事，他們最清楚。他們和地主之間的日常的不斷的鬥爭，真是針尖對麥芒，十分尖利。

這些故事，寫的都是土地改革以前的情景。這裏頭沒有土地改革時期的風暴式的鬥爭，但是封建地主和勞動人民之間的這種日常的事，正是土地改革以前的農村裏的重要矛盾表現。爲了更多的剝削農民的勞力，地主花招是多的。『歌响是從古到今，莊

稼地的老規矩，』地主却不興歇晌，『晌午頭也得幹。』抗活的一年到頭吃不到一頓好飯，到年能吃一頓好的了，地主也要耍尖頭，推說餃子沒煮好，勞金神的吱吱叫，地主勸他『先吃塊窩窩頭』，把肚子塞飽，這真是『計算到窮人的骨頭縫裏了。』

農民成年溜鞏受地主的精踐和計算，一旦覺悟，一有機會，對地主就不講客氣，不講親愛溫柔，對他們的毒招，給以機智的回敬，對他們的醜惡，給以盡情的暴露，潑刺是民間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特點。『擺譜』（載『文學戰線』第三期。）是這樣的一例。地主老婆上窮人家串門，窮人請她吃餃子，她嫌呼埋汰，又說沒香味，吃了幾個，就不吃了。這是白天的事，下晚吹燈以後，就發生了另外的事。地主太太太餓的慌，赤身露體起來偷餃子，餃子筐掛在磨盤頂上一個鈎子上，磨盤上放半盆菜湯。她爬上磨盤，一手挾湯盆，一手摘筐子，身子一幌，疙疸髻掛在鈎上了。她心一慌，手一鬆，菜盆摔地下，把窮人驚醒，『點燈一看，哎呀，原來是擺譜的富家太太，光屁股擦地偷吃餃子呢。』用短短的四百五十來個字，把剝削者的虛偽的衣裳剝了下來，叫她光屁股擦地站在燈光之下，窮人之前，讓大伙瞧瞧，嫌呼窮人餃子埋汰的太太，自己是多麼乾淨，說着窮人餃子沒香味的貴人，自己是那癩有味，這實在是一幅絕妙的諷刺畫。

看這些故事，常使人發笑，『謹言』，『祝壽』，『初五開封』，和『車老板子』，都是這樣的例子。幽默是文學的要素之一，因為它也就是人生的要素之一。中國農民

懂得這玩意，但是勞動人民的幽默多少帶些土氣息，泥滋味，和書本子上的幽默有些不同。

因為對於生活的深深的熟悉，寫出的人物和情景都顯出農村的本色。凡所描畫，都能抓住生活裏的節骨眼，繪畫既省筆，情景又逼真。在『地主和勞金的故事二』裏，寫地主糟踐着勞金，叫他們成天趕早貪黑的幹活，眼睜要下雪，還得幹下去。大伙合計好辦法，下雪還用滾子壓。『把雪都壓化，豆子都濕了。』不是農村裏的人，就不會知道雪能壓化，也就不能寫的這樣簡短而逼真。

民間故事的主題還應多樣些。比如，在舊社會裡，勞金門不過地主的例子，是很多的，悲劇性的故事也還是生活的真實。又比如說，翻身以後，農民應有新的勞動的態度，農民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裡，應該以一種愉快的精神來進行勞動，這是一個重要的新主題。我們應該有一些新故事來處理這些新主題。

語言的簡要，結構的完整，人物行動的有力的記述多於人物姿態的靜止的刻劃，都是值得效法的優點。但語言還可以更多些色彩，人物行動的過程也還可以寫的更細緻一些。而心理描寫是其他藝術形式難於比上的文字藝術的長處。一部小說，一個故事，要是插進一些心理描寫，容易顯露人物的性格，使故事往深處擴展，人物活躍於紙上。而這些故事，在這幾點上，還較比弱些。

但人們是會喜歡這些故事的。由農民口述，知識分子筆記的這些篇章，是清新而剛健。我們希望繼續有人把各省的民間故事多多搜集和記錄，越多越好。把沃野的鮮花移植到文苑的土壤的工作，是新文學的一樁重要的值得尊重的工程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

目次

地主和勞金的故事

三鋤抱壠

沾綠豆

越說越不來

種籽口袋不見了

『到底誰精踐誰？』

晒麥子

該窮哥們歇幾天啦

再不摸黑了

臭大醬變成好大醬

這是邪門

讜言

煮餃子

初五開封

擺譜

祝壽

地主分家

地主調戲兒媳

地主招女婿

單老板子

半拉子和堂櫃的

吃煎

地主和勞金的故事

地主不下地幹活，天天站在牆頭上瞅着勞金幹活，把大伙氣的够嗆，想出一個辦法。有一天掌櫃的剛上了牆頭，打頭的就將大伙領回家來了，掌櫃的一看發了楞，便向他們急問：

『你們咋這麼早就回來啦？』

沒等他說完，打頭的就接過來說：『你不是站在牆頭上招喚我們回來嗎？不回來行嗎！』掌櫃的一聽沒咒唸了。以後再不上牆頭啦，勞金們也能多歇一會了。

有一天下大雨，掌櫃的不叫勞金回來避雨，大夥用鋤頭順着壟幫推，把草都沾在壟台上，過後掌櫃的到地裏一看，把地剷的這麼埋汰，回家把打頭的『崩』了一頓，打頭的說：『下雨天淨是泥，沾上鋤頭不好剷！』掌櫃的沒話說，再下雨就不叫勞金剷地了。

到秋後打場的時候，成天叫勞金趕早貪黑的打場，小鷄未叫就把勞金哄起來，他在屋裡睡大覺。勞金氣壞了也不敢吱聲。眼看天氣陰上來要下雪。大伙就合計了好辦法，

把豆子舖得厚厚的要打場。果然，不一會下雪了，這時就用滾子壓，一邊壓着一邊下着雪，把雪都壓化，豆子都濕了。

掌櫃的在天亮時候起來了，開開大門往場園去，勞金們聽着了，馬上就假裝着起場。掌櫃一看問道：

『你們瘋啦！下雪啦怎麼還壓呀？』

『我們恨不得一時把場打完了，好幹點別的』。打頭的一邊說一邊和大伙起着豆子，可是這場豆子已經是糟盡了。掌櫃的乾瞪眼沒辦法。

(王鳳山口述 戈弋 記錄)



三鋤抱壟

剷地的時節，地主叫勞金一大早剷一氣地再吃飯。天太早了，有個姓趙的勞金對打頭的說：『剷地那有這麼早的，挺大露水，漆黑的啥也看不見啊！』打頭的說：『那有啥辦法，掌櫃叫咱多豁起來，咱不起來行嗎？沒法子，掙人家錢嘛！』

『我有辦法。』

你有啥辦法快說吧，咱們都是窮抗活的，你說啥我也不能告訴掌櫃的，

『竟意攔鋤頭往下砍小苗。』

『掌櫃的來了不嚇咱們嗎？』

『那怕啥。咱就說天太黑了，看不見哪是苗哪是草。』

於是，到地裏大伙就開剷了。七八個人剷地，三鋤抱壟，剷了一大清早，有一壟來

地，剗完大伙就回去吃飯去了。

吃完飯，掌櫃的下地一看就急眼啦，氣的亂哆嗦，挺厲害的問：『打頭的，這地怎麼剗的，怎麼把苗都剗掉了，』打頭的說：『漆黑的，看不見是苗是草，反正想往乾淨剗，誰還願剗掉苗呢！』掌櫃的氣的够噲也沒法，嘆了一口氣說：『你看這扯不扯？白瞎了一垧高粱地，往後下地等亮天再剗吧！』說完，氣的臉都變了色。

（劉萬玉口述 王芙慶記錄）

『沾綠豆』

老吳家是個大糧戶，僱十來個勞金，有一回過五月節放工，他起早就把勞金招呼起來，叫勞金們沾綠豆去，兩人沾一升。伙計跟做都不樂意，埋怨打頭的說：『過節不是放工嗎？咋還叫咱們沾綠豆去呢？兩人沾一升還不得沾到晌午嗎？』

『咱們走吧，沒治呀！給人家幹活，人家說啥算啥，過節也得幹去。』打頭的說完，嘆了一口氣，誰也沒辦法。

大伙沒精打彩的，拉着鋤頭拿着豆籽就下地啦！一邊走着一邊直叨咕：掌櫃的太刻毒，大過節還叫幹活，真想累死窮人不償命。越叨咕越來氣，大伙合計着要調理他一下。趕到地頭上大伙都歇着，半拉子，跟做的說：



『咱們把綠豆埋起來，到晌午就回家吃飯。』

大伙正沒處出氣，一聽這話都樂意，七手八腳地把豆籽埋起來了。天到晌午歪了，大伙才回家去吃飯。一進家門口，掌櫃的就跑過來問：『都沾完啦？』

『都沾完了，』大伙齊聲說，接着，掌櫃很高興地又說：

『今天過節咱們放工，吃完飯歇着。』

又過了幾天，掌櫃下地查看，從北往南走，沒見着一棵綠豆苗，一直走到南頭，看見地壟溝一個大凸包，上面生了一大堆綠豆芽。掌櫃氣得心裏冒火，可是一聲沒哼就回家啦，到家叫大司伙上地裏去把豆芽起回來。

『哪塊地？』

『就是過節那天我叫勞金沾的那塊，從北往南走，走到頭就看見了，』掌櫃的筋着鼻子告訴了大司伙。

把豆芽拿回來以後，掌櫃又叫大司伙把它炒一炒，晌午伙計回來吃飯，就把豆芽端上來啦，掌櫃站在一邊問打頭的：

『這菜好不好？你們知道咱們沒菜就給生豆芽啦，比大司伙手藝都高。我算有眼睛，僱伙計連大司伙都有啦。』

大伙沒吱聲，吃完飯背地罵道：『讓你耍尖頭，看誰合算。』
從這以後，每逢放工，掌櫃的再不叫伙計們下地幹活了。

（楊洪臣口述）

又問：

『怎麼還不送來呢？』



「越說越不來」

地主僱工夫，按最高價跟人家講，一天的工夫價錢有五元的，四元的，他在講的時候就說五元，有一回地主這樣僱了工夫，領到地裏剷地，等到剷過一大早晨，到該吃飯的時候，地主回家自個吃了，不給工夫送飯，地主又來查邊，工夫問他：

『怎麼不給送飯呢？』

地主就說：

『你別說，一會就送來了，』

又幹了一會兒，飯還沒送來，工夫着了急，

地主又說：

『你別說，越說越不來。』

工夫匠一尋思真憋氣，人家地裏都吃完飯了，自己還餓着肚子，一賭氣抗着鋤頭就走了。到了家越想越難過，幹了一頭晌，沒撈着飯吃不說，一個錢也沒賺着，就跟別人直叨咕，有一個工夫匠聽了這些話，便跑到那個地主家來賣工夫。

第二天，工夫匠在地主地裏幹了半頭晌，日頭多老高了，工夫就問：

『怎麼不送飯來呢？』

地主說：

『你別說，越說越不來。』

工夫一聽是真別扭，就直勁問，地主也就總照樣說，工夫生了氣把袖子一挽，就一步一棵的把苗都給剷了下來，一整氣剷到打頭的前面去。

地主看見了，着急的說：

『你怎麼把苗都剷掉了呢？』

工夫說：

『你別說剷苗，你越說剷苗越剷苗。』

最後地主實在沒辦法了，就說：

『你別刮了，我這就回去給你拿飯去』。

(曹德保口述 潘青記錄)

種籽口袋不見了

地主天不亮就起來，黑咕咚的一大早就把勞金們哄弄起來下地，勞金走後他又睡大覺。大家都氣不憤，有一個勞金名叫王山，他很聰明，想出辦法對大家說：

『咱們把種籽口袋給他抵擋出去，就說咱們在東頭扶犁杖，口袋放在西頭，早晨天黑看不見，把它丟了。』

大伙聽了這話都樂意，可是往哪裏抵擋口袋呢？打頭的一想王山家最窮，就叫他把口袋抗回家去，大家七嘴八舌的都說合理，這樣，王山把口袋就抗回家去了。

王山回來不大一會兒，掌櫃的就來了。大伙裝着焦急的樣子找口袋。



『你們幹啥呢？』掌櫃的發話了。

『種籽口袋不見了』。半拉子裝着挺難受的樣子，告訴他。

『你們好幾個人在這兒，怎麼能把口袋丟了？』掌櫃的急眼了。

『掌櫃的，你想想，我們都在那頭種地，黑咕咚的能看見這頭嗎？趕等回來就不見了。』王山剛說完，打頭的和大伙都插上嘴說：『前天聽別的屯子說：南屯有個要飯的一到種地的時候，繞處偷種籽口袋，甯你看不見，揣起來就跑。』

掌櫃的聽了這話倒有點信了。第二天再不那麼早招呼勞金下地去，怕丟了種籽口袋。

（侯相九口述 高楓記錄）



到底誰糟踐誰？！

大地主僱勞金上工做活，一年講下三百元錢，到了冬天地主就叫勞金上山打柴火，回來就問他說：

「伙計，上山打柴遠不遠呀？」

勞金說：

「爲啥不遠呢？」

地主就說：

「遠？那你就把山抗來家吧。」

勞金說：

「那怎麼能抗呢？」

地主就立起眼眉說：

「不能抗，給你去（扣）一百元工錢。」

勞金蹙乾氣也沒有辦法。地主又叫勞金挑水，井沿離家很遠，地主就又要勞金把井抗回來。勞金說更不能抗了，地主就又給他扣了一百元工錢。到了秋天平場塬，地主就告訴勞金上樹尖上去平場塬，勞金沒法的說：

『那能上樹尖去平場塬呢？』

地主說：

『不能，就再給你扣上一百元工錢。』

勞金越想越難過，給地主一年幹到頭一個錢也沒賺，賭氣就回家了。到了家，就把事情告訴了哥哥。等第二年一開春，哥哥就到地主家來抗活了，也是先講好了三百元工錢，上工以後，地主又照樣叫勞金的哥哥上山去打柴火，回來就問勞金說：

『上山還不遠呢？』

勞金說：

『爲啥不遠呢。』

地主說：

『那你把它抗家來，不抗就給你扣一百元工錢。』

勞金就說：

『那你就把山給我揪到背上，你要不能揪，就給我長一百塊錢。』

地主沒法子，只好忍氣吞聲的給他長了一百元錢。後來，地主又照樣叫他去挑水，問挑水遠不遠？他說遠，又要他把井抗回來，不抗就再扣一百元工錢，勞金就很生氣的說：

『你要能把井拿到我脊樑骨上我就能背，不結，你就得給我長一百元錢。』

地主一想很窩火，『井』本來就不能背麼，沒法，只好又給長了一百元錢。快到秋收的時候，地主又叫他上樹尖平場塬，他便把牲口套上車，趕到大樹底下，豁勁用鞭子打馬，把馬打的亂跳，地主一看，生氣的說：

『你憑啥無故的打馬？』

他就說：

『你不是叫我上樹尖去平場塬嗎？』

地主說：

『馬能上樹去嗎？！』

勞金就很有理的說：

『你的馬上不去，可不怨我，那你得給我長錢。』

這回地主又沒法了，只好又給長了錢。地主老不死心，最後又想了個辦法，叫勞金上房頂去搭鍋台，他便拿着二尺鉤子上了房，照準地主睡覺的那個地方，就拿鉤子刨了

起來，地主一看着了急，忙喊着說：

『你刨我房子幹啥？』

哥哥就說：

『你不是叫我搭鍋台嗎？』

地主只好哀求的說：

『你快下來吧，我算不敢用你了，我這就給你錢，你快回家吧，你都把我糟盡稀了。』

勞金就很高興的說：

『這回你認識窮人了吧，去年你把我兄弟都糟盡稀了，看看這回到底誰糟盡誰？』

說完便拿錢回家了。

（劉志生口述 潘青記錄）



晒麥子

五月裏家家晒麥子。勞金在樹底下看着麥子。掌櫃的看見勞金就幹這麼一點活，也不合適，就對他說：

『我在這看着鷄鴨，你們去剷地，等下雨時，我就擺手招呼你們回來，好收拾麥子。』

正趕上天要下大雨，掌櫃的就急忙招呼，勞金聽見了也不吱聲，低着頭就打北往南剷了起來，雨越下越大，麥子都衝跑了，掌櫃氣的跑到地邊把他們叫了回來，埋怨的說：

『我叫你們，爲啥不回來呢？』

勞金就說：

『你不是告訴等下雨的時候擺手才回來嗎？剛才光喊也沒擺手，我們尋思叫快剷

呢。」

(張學成口述 潘青記錄)

「該窮哥們歇幾天啦」

一個大地主雇了十多個勞金。有一年潤地的時候，抗日隊打日本經過這屯，子彈不不够用了，想找他借一些，這個大地主狼心狗肺，不但不往外拿，還讓砲手們天天緊把着大門，怕抗日隊進來。

天一放亮，早早開開大門把伙計放出去下地幹活，勞金都不滿意，便對掌櫃的說：

『你看，這麼亂這麼麻煩，還敢剷地呵？』
 『不怕，有動靜你們就往回跑。』掌櫃的說。

起的那麼早就下地幹活，大夥太累了。打頭的想出一個辦法，叫半拉子上街頭撿些烟捲盒和洋火盒。半拉子的腿真快，不一會兒就划撈一兜回來。打頭的又叫大夥光脚鴨蹠



地壟溝，一瞥氣蹙的溜光一大片，又把烟捲盒洋火盒揚在地上，隨後大夥一齊往家跑，急忙招呼大門裏的砲手說：

『可不好啦，抗日隊來啦！』

砲手們急忙把門開開，打頭的領着伙計們跑進去告訴東家，東家問道：

『有多少？在哪兒呢？』

『老鼻子啦，都在咱們南邊那塊高粱地呢！』大夥比比劃劃的告訴了地主。打頭的又接着說：『差不點把我們逮着。』半拉子也搶着說：『把屁都吓涼了，跟頭八式的跑回來啦，』

『再別去了，要是叫他們逮去一個，我這裏又短下個能幹活的人了，你們先在家待兩天吧，』東家心思好了，告訴伙計們不去下地。

過了兩天，東家領了四個砲手悄悄到高粱地去查看，可不是咋的，把地撲騰了一大片，地上還有空烟捲盒和洋火盒，吓得他們馬溜跑回來告訴伙計們說：

『胡子繞處轉，興許還來，一半會別下地啦！』

背地裏，勞金們樂的蹦高，一邊樂一邊罵：

『雜種操的，你才是胡子呢！這回可把你胡弄啦。可該咱窮哥們歇幾天啦！』

（侯相九口述 安英 記錄）



『你混蛋！』
 他們越罵越兇，吵的滿屋子裏亂哄哄的。

『再不摸黑了』

地主家怕費油，勞金們下晚吃飯，他天天不給點燈。大夥在地裏歇着的時候，合計了一個對付地主的辦法，合計好了又幹起活來，一氣幹到老爺（太陽）落了才回去。

吃飯了，一進門，屋裏漆黑的啥也看不見。跟做的故意『扒拉』了半拉子一下，接着倆個人就吵起來啦！

『你吃飯拿我的飯盪幹啥？』

『誰拿你的飯盪，你拿我的筷子幹啥？』

『你眼瞎？』

「罵人打個雜種操的，」另一個給他們加油，說完，在黑影裏伸舌頭偷笑。跟做的捧起飯盆往地下扔起來了，「嘩隆」一聲，摔的四零八瓣。半拉子一脚踢翻飯桌，把盤碟都打了。掌櫃的從院子跑進來問：

「你們這是幹啥？」

「他把我的飯盆拿去，還不講理，說是沒看見，」半拉子說完，假裝着哭起來。「真沒看見嘛！要不，叫掌櫃給評評理，」跟做的大聲喊。

「看不見，你瞎啦！」半拉子罵了一句，倆人又要吵，掌櫃的趕緊說道：「算啦，爲這麼點事，你們吵個啥？」掌櫃的扭過脖子朝院子喊：「小豬倌，到上屋把燈油拿來，」

小豬倌跑回來說：「內掌櫃的不給，要留着自己點呢，」掌櫃很生氣的跑到上屋，對老婆罵道：

「媽的，你那點油還捨不得，你看勞金打架把盆打了多少！」

「打架爲啥打盆子呢？」

「沒點燈，他們睡不着嘛！」

「爲啥要打架呢？」

「拿差了盃打起來了。以後下晚吃飯點燈吧！有這些買盆碗的錢，買多少油買不

來？

』

從此以後，勞金下晚再不摸黑了。

（侯相九口述 王芙慶記錄）

臭大醬變成好大醬

地主家每年做醬總是兩缸，一缸好的，自己吃，一缸壞的，勞金們吃；這缸壞的又酸又臭蛆又多，簡直沒法吃，端在桌子上大伙就叨咕，掌櫃的不理，愛吃不吃，不吃拉倒。大伙實在氣不過，打頭的對大伙說；

『等哪天咱們調理調理他。』

有一天，地主家裏送飯送的是粘糕，吃完剩下啦，打頭的留下兩塊。大伙很奇怪，便問他：

『你吃飯老也沒留過，今天留兩塊粘糕幹啥？』

『有用處，不用問，明天就知道了。』

下晚回家，打頭的把粘糕捏弄的像屎橛一樣，偷偷地丟到好醬缸裏。第二天早晨，



掌櫃的老婆去挑醬，拿起醬耙一「攔撈」，眼睜着桶上兩個屎墩子，盯着屎墩子怔了半天，才跑去告訴她的婆婆：

「媽媽，不好啦，不知哪個王八犢孩子給咱醬缸裏扔進屎墩子了，咋整哪，一缸醬白瞎啦！」

「別吵吵，這不要緊，留着給勞金們吃。」

晚上吃飯的時候，果然端上好大醬，大伙吃着大醬，都翻着眼皮甃着打頭的笑。

（楊洪臣口述）



「這是邪門」

掌櫃的僱勞金，一年到頭不給頓好飯吃，趕到年三十下晚吃餃子，掌櫃怕勞金吃的多，就想了個花招，自己先吃完餃子就上勞金屋去嘮咯，勞金餓的肚子吱吱叫，便問掌櫃的道：

「天到這階，咋還沒煮好餃子呢？」

掌櫃的說：「正煮呢，一會兒就好。」

又等了一會兒，勞金餓的够噲，一連問了好幾遍。掌櫃的說：

「三十下晚說話，你可得加小心，你越叨咕越煮不熟，這是邪門！」

勞金實在等不得了，掌櫃的說：

「你先吃塊窩窩頭吧，你越叨咕越壞，你可別說，這是邪門！」

完吃飯，掌櫃的叫勞金多挑水，說這是規矩，初一不挑水。勞金擔起水桶，一個勁兒的挑，缸挑滿還挑，倒的滿地成了河。掌櫃的上了火，問道：

「誰叫你把水倒在家裏？」

勞金不咬聲，還挑還往地上倒，掌櫃說：

「你是咋的啦？」

勞金說：

「掌櫃的你越叨咕越壞，你可別說，這是邪門！」

勞金說着還往地上倒。

（曹德保口述 譚億 記錄）

謹言

窮人扛大活，一年也吃不着一點好的，可一下子過年啦；頭兩天就沒吃飽飯，等着到三十吃好的。東家就告訴夥計說：

『三十日下晚要謹言，不準隨便說話，要說壞話，一年不順當，還興遭三災八難。』

夥計說：

『好吧！』

下晚，東家叫夥計有事，叫破了嗓子，夥計也不吱聲，東家去找着夥計，罵道：

『咋的叫你不吱聲？』

夥計說：

『掌櫃的，你不是不讓我說話嗎？』



掌櫃說：

『混蛋！』

夥計說：

『掌櫃，這回你家要是遭上三災八難，死了人可別怨我呀！』

（侯相九）

都攪破了，老太太愛吃破的！」



煮餃子

三十日下晚煮餃子，糧戶家老太太去討吉利話，問做飯的伙仗道；

「餃子掙沒掙！」

伙仗說：

「有我在這兒，一輩子也掙不了！」

老太太一聽大怒，把伙仗罵了一頓就走了。趕等吃餃子的時候，伙仗把餃子端上來家裏人一看說：「哎呀！咋的餃子都成片湯啦！」伙仗說：

「老太太嫌我煮餃子一個也沒掙，我就把它

初五開封

厨子在三十下晚跟掌櫃使換錢，掌櫃的說：『晚了，咋的早不支，初五才能開封，不結，大鬼小鬼都進家搶錢。』

厨子沒吱聲走了，回去把灶門口摺紙封上。趕吃飯的時候，掌櫃問厨子咋沒做飯，厨子說：『灶口門封上了，初五才能開封。不結，大鬼小鬼都進家搶飯！』

（張學成口述 譚億記錄）





「擺譜」

地主家擺譜，多階也不吃勞金挑的後邊那桶水，前邊的倒在水缸裏，後邊那桶倒在花園裏。有一天，地主老婆到外屯去串門。晚上，人家包饺子給她吃，她一想：『憑我一個大糧戶，吃多啦，人家不笑話嗎？』尋思到這裏，她就擺起譜來了，硬說餃子沒香味不好吃，吃了幾個，裝着嫌埋汰的樣子不吃了。

剩下的餃子，窮人家沒捨得吃，放在筐裏，掛在磨盤頂的吊鈎上，恰好被地主老婆看在眼里，記在心裏。

下晚吹燈以後，窮人做活忙一天，早就就睡了。地主老婆沒吃飽，心裏惦着餃子，她聽大夥睡着了，就赤身露體起來偷餃子。磨上放個大盆，盛了半盆菜湯，她摸索着把

盆挾在右胳膊窩裏，伸出左手摘餃子筐。正趕巧，一低頭把疙疸髻掛在鈎上了。一手挾盆一手拿筐，想攔又攔不下，更沒法摘疙疸髻。左幌右幌站在磨上，活像一個剝了皮的吊死鬼。工夫大了，菜盆掉在地下，『嘩啦』一聲響，驚醒了炕上睡覺的窮人，大夥尋思是貓偷餃子，一邊喊一邊點燈，點燈一看，哎呀！原來是擺譜的富家太太，光屁股擦地偷餃子吃呢！

（侯相九口述 潘青記錄）



「祝壽」

地主過生日，三個姑爺來祝壽，大姑爺是舉人，二姑爺是秀才，三姑爺是莊稼人。地主招待三個姑爺吃酒，大夥都看不起三姑爺。

臨吃酒的時候，地主要三個姑爺給他對詩行酒令，誰對不上不興喝酒，大姑爺和二姑爺都洋洋得意地滿不在乎。只有莊稼人不樂意。地主出題讓他們對，先給他們倒上酒便說：

『什麼東西獨立獨站，什麼東西溜圓好看，招來什麼成羣，什麼來趕散。』

大姑爺向窗外一瞅便對道：

『門口一棵樹獨立獨站，長的溜圓好看，招來百鳥成羣，老鷹飛來趕散。』地主一聽很樂，讓大姑爺喝酒。

二姑爺接着對道：

『老岳父的囤子獨立獨站，圍得溜圓好看，招來野耗子成群，狸貓跑來趕散。』地主又很樂，讓他喝酒。三姑爺還沒對上。岳母趕巧走過來，她是嫌呼莊稼漢的，三姑爺一看見她，想起來了，便對道：

『老岳母獨立獨站，帶朵花溜圓好看，招來野漢子成群，老岳父跑來趕散。』

（關昌五口述 譚億 記錄）

「地主分家」

地主家弟兄三個分家，分到最後就剩下一個肥豬不好分，老大多了心眼，出了一個主意，誰能打對誰就分豬，倆個弟弟只好服從他。老大摸着鬍子說：

『我的鬍子一撓，我要前操，』把前半拉號下了。

二哥說：

『我的鬍子一揪，我要後鞦，』後半拉也號下了。小三沒有鬍子，沒辦法，回去告訴了老婆，老婆急急忙忙跑來，把褲子脫下來，向老大和老二說道：

『我有鬍子沒有牙，一個肥豬一齊拿。』說完提上褲子拖着肥豬就走了。

（關昌五口述 譚億記錄）



「地主調戲兒媳」

一個地主有三個兒媳。過八月節，正趕三個兒子都不在家，地主想調戲兒媳，把三個媳婦找來同桌喝酒，要過團圓節，地主高興讓兒媳們給他打對，便說道：

「什麼比着圓上圓，過了什麼少半邊，什麼鬧吵吵，什麼沒了沒了？」

大兒媳看着月亮說：「月亮比着圓上圓，過了十五少半邊，滿天星星鬧吵吵，亮天就沒了沒了。」

二兒媳一看旁邊站着小兒吃燒餅，便說：「燒餅比着圓上圓，咬了一口少半邊，上面芝麻鬧吵吵，再咬兩口沒了沒了。」

三兒媳一想便說：「咱們四人圍着喝酒圓上圓，老公公要死了少半邊，撈忙的人鬧

吵吵，埋上就沒了沒了。」

地主一聽很生氣，便躺在牀上裝病，酒也不喝飯也不吃了。三個兒媳一看把公公氣壞了，就跑過去勸他。大兒媳的娘家是教學的，她向公公勸道：

『百家姓三字經，大兒媳婦勸公公，叫聲公爹消消氣，我唱大學配中庸。』

地主一聽樂了，兩撇小鬍都擡起來。接着，二兒媳婦也走過來。她娘家是開藥舖的，就把這一套向公公勸道：

『金銀花麥門冬，二兒媳婦勸公公，叫聲公爹消消氣，咱們桔梗配黃風。』地主一聽更樂了，一吐氣消了一大半，便要坐起來調戲兒媳。三兒媳婦的娘家是獸醫，她一看公公這樣下賤，便走過來一把將公公的小辮扯住，公公越發樂了，尋思媳婦要給他梳頭呢；却沒想到三兒媳婦把胳膊袖一擡，大罵着要揍他：

『薨着你的尾巴扯着你的鬚，三兒媳婦問公公，從今後你再犯驢病，我掏刀子敲你這個老雜種。』

（關昌五口述 譚億記錄）

『地主招女婿』

一個撐鞋的鞋匠進京去做工，不知路，正好半路上遇着兩個學生進京去趕考，就給學生挑着書，打伴一同走。三人走着，看見兩邊地裏淨是莊稼人忙着種地。兩個學生便作起詩來，張俊說道：

『春暖花開遍地犁牛耕也，』

再往前走，天上忽然下起大雨來，一會兒就晴了天，出來日頭晒起地皮。李才便說道：

『雨過天晴日晒沙泥捲也。』

鞋匠聽着他們倆人對詩，便把詩記在心裏，正向前走，猛抬頭前邊來了幾輛大車，車上滿載着蓆子，忽然一陣大風把蓆子颳得滿天飛，張俊說道：

『風颳蘆蓆萬萬如篇也。』

走到一個屯子跟前，一家地主的大門樓很高大，李才又說道：

『高樓大廈盛奇材也。』

往前走，面前一個老鷹飛起來，走到跟前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小雀死了。張俊說道：『珍羞美味不吃，爲何騰空而起也。』

往前走，又看見一個狗攆着兩個兔子，李才笑着說：

『一狗攆兩兔，兔兔不回頭也。』

三個人又走了好幾天，走到一個大屯子，門口一棵大樹，樹上貼着一張告示，兩個學生看了才知道是招女婿的，倆人怕趕考悞了期，便把這事告訴了鞋匠，並教給他唸會告示上的詩。倆個學生走了，鞋匠樂的嘴高，把撐鞋擔子扔了，大搖大擺走到地主門前把告示撕下來。把門的過來問道：

『你要見我家老爺嗎？你知我們老爺怎說的？』

『門口一棵槐，老夫親手栽，有人敢應試，姑爺請進來。』把門的一聽鞋匠說完，趕快跑進去告訴了地主，地主趕忙把鞋匠迎接進去，

地主招了三個姑爺要一塊兒考試，誰的才能高就把姑娘給誰。在上房把酒席擺下，把三個姑爺都請上，除了地主和鞋匠，那倆個姑爺一個是文舉人，一個是武舉人。各人把本領都報出來，地主看鞋匠坐着不講話，却擺出很大的架子，便問他讀的是什麼書。鞋匠一聽問他，忽然想起倆個學生走路對的詩，他不慌不忙說道：

『春暖花開遍地犁牛耕（音經）也。』

他們三個人一聽楞住了，從來也沒唸過這樣的書。文舉人接着問他唸的是什麼卷，鞋匠說：「雨過天晴日晒沙泥捲（卷）也。」三個人聽了又很奇怪。武舉人又問他唸了多少篇。鞋匠說：「風颺蘆蓆萬萬如（餘）篇也。」他們一聽唸了這麼多，越發驚了。便問他用了多少書箱來裝這些書。鞋匠又說：「高樓大廈盛奇（其）材也。」文學和武舉一聽比不過他，情願把姑娘讓給他，二人站起來，蓆也不吃了就往外走。鞋匠一看這情形便向他倆嘲笑說：

「珍羞美味不吃，爲何騰空而起也。」他倆一聽鞋匠的嘲笑撒腿就跑。地主一看他倆不吃飯跑了，便送出去，鞋匠大笑着喊道：「一狗攬兩兔，兔兔不回頭也。」

地主拉住倆個舉人說道：「你們別走，等我考完他，你們再走。」倆個舉人說：「我們才學淺，考不了他，你去把『儒道和尚』請來考他吧！」說完，就很狼狽地走了。

地主把「儒道和尚」請到上房，儒道和尚問鞋匠是明談是暗啞（打啞迷）。鞋匠一想，明談再沒別的談，把詩都說完了，沒辦法就和和尚作暗啞。和尚伸出一個手指頭，他伸出兩個手指頭，和尚又伸出三個手指頭，他一想，要是自己伸四個，和尚一定伸五個，那自己就沒伸的了。於是，他就把五個指頭都伸出來了。和尚稍微停了一下又摸摸眼眉，他摸摸後腦袋，和尚又拍拍肚子，他就甩甩袖子。這樣，和尚對他恭恭敬敬行了禮，什麼也沒說就走了。地主便跑去問和尚，比劃的是什麼意思，和尚囑咐地主趕快把

姑娘給鞋匠，並說他的才學無比。地主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和尚便對地主說：

『我伸一個手指頭是當朝一品，他伸兩個指頭是和合二仙。我伸三個指頭是三皇治世，他伸五個是五帝爲君，我摸眼眉是長眉老祖，他摸後腦是倒坐觀音，我摸肚子是說我是大肚子佛爺，他伸袖子的意思是袖吞乾坤。』和尚點點頭又接着說：『總比我高，這樣大本領的姑爺是世上難找的呀！』』

地主聽了和尚的話，就把姑娘嫁給了鞋匠，過了許多日子，地主姑娘問丈夫和尚比劃的是什麼意思，想知道知道自己丈夫的本領，鞋匠一看妻子問自己，就想起了那天的事，便對妻子說：『反正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唄！』地主姑娘越發不懂他的意思，更追問他了，他便對妻子說：

『和尚伸一個手指頭，是說他有一隻靴子，問我怎撐，我伸二個指頭，是說得前後兩個掌。他伸三個指頭，是說要給我三百錢，我伸五個，是說少了五百錢不行。他摸眼眉是說眼前急要，我摸後腦是說太忙，先得擱在腦後。他摸摸肚子是說要叫我用肚囊子皮撐，我甩甩袖子是說豬抓皮他愛撐不撐。』』

(郭文寶口述 譚億記錄)

不好嗎？」

老板子說：『我不會說話，一說話就惹人生氣，我總不愛吵聲！』



「車老板子」

窮人僱給地主家趕車，當老板子。有一天，東家老婆子領着大姑娘上親戚家串門，吩咐老板子把車套上。有錢家十七八的大姑娘是小姐，坐車怕窮人沾着，坐在車後邊。老婆子坐在車頭前，咀裏銜着一支二尺多長的旱烟袋，吧嗒吧嗒抽烟。

一路上，老板子一聲不吱，只顧趕着車。老婆子覺得悶氣，想跟老板子嘮個啥的，便向老板子說：

『哎！老板子你咋老也不說話，嘮嘮咯解悶

『你說吧，說好說歹誰能怪罪你呢，』

『大姑娘也不能怪我嗎？』老板子說着瞅了車後邊一眼。

老婆子望後一看，大姑娘也笑了，便扭回頭對老板子說：『沒啥，你說吧，我姑娘也樂意聽。』

這樣一來，老板子不慌不忙就拉開話匣，未曾說話先皺皺眉頭，說道：

『唉！老太太，我今年二十五歲啦，連個媳婦都沒有娶上！』

『抗大活掙呵！』老婆子擎着烟袋說。

『抗大活年吃年穿都鬧不上，那有錢說媳婦。我看車上大姑娘挺好，給我當媳婦得啦！』

老婆子和姑娘一聽老板子說的不像話，有心不讓吧，可又是自己逼着叫人家嚼咯，只好啞巴吃黃蓮，屁也沒放，氣得又擎起二尺多長的烟袋巴噠巴噠抽烟。

（關昌五口述 譚儋記錄）

半拉子和掌櫃的

一個打頭的領了一個半拉子在地裡幹活。幹着，幹着就累了。恰好地頭前面有座廟，廟前有棵樹，他們就到這棵樹底下去歇着。打頭的呼呼睡着了。半拉子對着廟就叨咕起來：

「唉！天老爺！天老爺！你不能下點兒雨嗎？我們好回家歇着點兒。」

這時掌櫃的正在廟後躲着，偷着他們幹活幹得怎麼樣。就說：

「那不行，下雨就叫你挖後溝去！」

半拉子心想，天老爺倒真有靈，還會講話哪。又要求道：

「那末，天老爺！你就刮點兒風吧！我們好回家歇着點兒。」

掌櫃的又答道：

「刮風？刮風就叫你抬石頭去！」

半拉子心想，下雨又不行，刮風又不行，就另改一個道說：

「那末多少或是頭痛拉唔的，讓我們得點兒病吧！」

掌櫃的這時氣得跑出來罵道：

「你這小王八操的！吃飯挑大碗，幹活就乾瞪眼，叫你們來幹活，怎樣倒歇起來了？又想下雨，又想刮風，還想得病哩！好！你想得病，就叫你死！」（翟維記錄）

吃魚

有一家掌櫃的很刻薄，每次吃魚，他自己個兒先把魚身子吃了，只剩下魚頭魚尾巴給勞金吃。到打場時又要吃魚了。打頭的和半拉子就如此這般合計好一個計策來對付他。半拉子先進屋去，打頭的後進去，看見只剩下魚頭魚尾巴就口罵道：『誰叫你把魚身子都吃了？』半拉子也嚷道：『誰吃了就是王八撮的！』吵着，吵着就動手打起來了。半拉子順手拿了一條扁担，打頭的就舉起了劍刀。一扁担打下去把水缸打破了。半拉子躲到石頭馬槽下面，打頭的使勁把劍刀向馬槽打去，把劍刀碰成兩半。這時掌櫃的跑出來勸解道：『不要打仗了！以後咱們吃魚就不要頭尾，單吃魚身子。』果然從此以後，每逢吃魚，頭尾都去了，大家都吃魚身子。（瞿維記錄）

金 高 梁

有一個勞金給人家抗了半輩子活，還是地無一壠，房無一間，跑腿子一個人，窮得叮叮噹噹啥也沒有。滿年四季儘給人家抗活，還得受氣，端人碗，服人管末！你吃了人家飯，不聽人家支使還行？他個各就尋思道：

『他媽的！大糧戶儘是些壞腸子曲灣多。跑來跑去，跑了半輩子了，就沒有見過有一個好樣的。要是我呀，能有一天做上了個掌櫃的。我儂的勞金，他愛做啥就做啥。他愛幹活呢就幹點，愛歇着就歇着。』

有一天，他就買了些香紙，到廟裡去上了供，跪在神像跟前，把這番心思向天老爺叨咕了。

果然，過不些時，他慢慢攢下了些錢，也置上了幾塊地。光景一年比一年強，也僱進一個勞金。這勞金呀，看樣子倒是青年後生，身板兒也挺硬實。可就是有這麼一點毛病，實在懶得蝎虎。見天也不想幹活，一天挑了一挑水，回來就倒在炕上呼呼睡了。人家種地了，他牲口還沒整好套哩；人家割地了，他還沒磨澗哩。

他見了這樣也只好乾瞪眼，個各尋思道：『咱是車碾一轉，話說一遍。早先怎麼說的，現在還是怎麼辦。再說這事已經在天老爺跟前起過大誓。要是反口，天老爺也是不容！』

所以也不吱聲，讓他愛怎麼的就怎麼的。

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眼看就到白露了。人家地裡的莊稼都長得結結實實的，就要動手割了。有一天勞金冷丁跑來說：

『咱們下地打場去吧！』

他心想：

『你滿年四季也沒見下過地。見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去打什麼場呀！』

但他也不吱聲，想跟着他去看看再說。

到了地裡，只見長了一棵高粱。這高粱可也笑死人，旁邊的草還比它高些。你說，也不割也不踏，這莊稼怎能長好呢？種地不下勁，那不是瞎胡混嗎？這麼瘦瘦的一棵高粱還得套上三匹牲口去打它，真是殺雞用上了牛刀了。

勞金把牲口套好就動手打起來。一會兒只見天上起了一道紅光，照得人眼都睜不開。滿地鋪上了一尺多厚的一層金高粱，金光燦爛，就像一團太陽似的。

這時，勞金變成了一個神仙，對他說：

「我是天老爺派下凡來點化你的，看你是不是心對口，口對心，因為你對勞金好，所以才會有好收成。要是你刻薄一點，別說一粒都收不到，連你這掌櫃的也別想當了。」說完就不見了。（羅維記錄）



民間故事

1949.5.初版 哈·8000

基本定價 150 元